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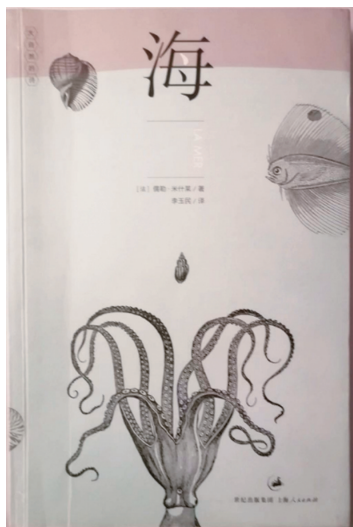
江花

读书台
10

【镇江书香】

神秘的海世界

■ 文/图 吴炳辉



《海》

(法)儒勒·米什莱 著
李玉民 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
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

我三十八岁时才看到海。那是出差去青岛，火车还没有靠近青岛郊区，就已闻到海腥味，火车进入青岛郊区时，透过车窗，从房屋的空隙中看到铅灰色的海，当人站到海边，看到大海无边无际，涛声中，整个海面向天空凸起，将我们站的海岸和人压下，我泪水满眼。

法国历史学家儒勒·米什莱(1798-1874)在他的散文集《海》第一章“岸边观海”开头就说：“荷兰有一个勇敢的海员，一生都在海上度过，他坚定而冷静地观察，坦言大海给人第一印象便是恐惧。”水是一种窒息的、不能呼吸的元素，海和陆地是截然分开的世界，它大水泱泱，深不可测，陌生而又神秘。陆地上的动物见了海都会惊恐不安；即使退潮的时候，海水十分舒缓而平和，懒洋洋地在岸边拖曳，马见了也还是不安心，浑身颤抖，往往不肯涉过软绵绵的水流；狗见了则会后退并狂吠，以它的方式叫骂它害怕的浪花。一位旅行家说堪察加半岛的狗虽然见惯了海景，但每次见到都照样惊恐，狂吠不停。在漫长的黑夜，它们往往成群结队，数以千计，对着狂涛怒浪咆哮，疯狂地冲击北冰洋。

神秘的情境衍生神话故事。米什莱说：“每个民族都

有关于大海的传说。《荷马史诗》《一千零一夜》，都给我们记载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传说，充满暗礁和风暴，就是静止的海面也同样致命，能把人困在海上渴死，还有吃人的水怪、妖魔、怪兽、海妖和巨蟒，等等。”早在2000多年前，我国秦汉时期成书的《山海经》中就有海的神话故事：姑射国在海中……陵鱼长着人的面孔，而且有手有脚，却是鱼的身子，生活在海里……东海中流波山，入海七千里。其上有兽，其状如牛，苍身而无角一足，出入水则必风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声如雷，其名曰夔……炎帝的小女儿女娃，驾小舟在东海游玩时被浪涛淹溺，她的灵魂化作精卫鸟。

我那次去青岛，回程是乘海轮到上海，几年后又乘过滚装船横渡琼州海峡。海船在远海航行，一眼看去除了海水还是海水，给人的印象是单调至极。看到米什莱在《海》的第二卷“海的创世”中说海中孕育着无数的生命，绝非单调。海中繁殖、生活的鱼、贝、螺、鲸、海胆、海星、海葵以及纤毛虫等生物，不胜枚举。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海中生物无论种类和数量都多得惊人，如每年6月24日至25日午夜(圣让之夜)鲑鱼从深水浮上海面，数以百万、千万、亿万，其集群像沙丘在移动，

像岛屿升起。有人讲从前在勒弗尔附近，一个早晨，一个渔民的网里有80万尾，在苏格兰的一个港口，一个夜晚就装了1.1万桶。鲑鱼涌上海面产卵，鲑鱼卵能形成4.5米厚的潮流，日出时一望无际，数海里的海面一片雪白，那景象何等壮观！

作为历史学家，米什莱用诗的语言礼赞海的自然力，同时也礼赞人类对海世界的探索：爱斯基摩人用海豹肉填腹，用海豹皮缝制“舟”；学者勇敢地摆脱宗教束缚，以自然本身解释自然；渔夫和海员对气流和水流，对四季、风、暴雨的观察，仅存留在他们的记忆里，随同他们死去；美国海洋学家莫里(1806-1873)，以耐心和慧心分析浩繁的“航海日志”，制成地图教导各国海员认识大气和海洋的普遍规律，掌握选择和顺随潮流的技术；英国气象学家皮丁顿(1797-1858)把经历风暴的体验总结出来，教海员如何规避，甚至如何利用风暴……人类渐渐亲近了海世界。

时至今日，海世界仍有许多谜底有待揭开。2012年6月，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下潜7062米，用探照灯突破那亘古的黑暗，海世界又有新的展示。

【炉边书话】

开卷闲话五编

■ 文/卢伟庆

《开卷闲话五编》淡黄封面，为南师大出版社2009年“凤凰读书文丛”之一种。丛书共六册，策划王欲祥、丁亚芳，主编秋禾、董宁文，封面画刘二刚，责任编辑向磊，封面设计朱赢椿。“五编”封面画，两个老神仙坐在茶壶里聊天，壶中日月长，憨态可掬；左侧大大的“闲话”二字，稚态可掬。欲说读过书的感受，想到一个词“答案”。

出门时，有时包里会放着一本《开卷》杂志；在家与“开卷”系列书籍相对，觉得岁月静好；数年前宅家的某个时段，面前也还是一本合订本，书似乎给人力量和确定性。何以如此，《开卷闲话五编》序言给了答案。“一种心态，一种情趣”(朱健语)；“一个闲字，摒除了功利，忘却了营营，达到诗意的高度”(张叹风语)；“只要《开卷》不歇，‘闲话’也将永随，纵使中止了，它的生命也永远不会枯萎”(躲斋语)；“是一种温温的脉脉相知”(梅娘语)；“知道了他们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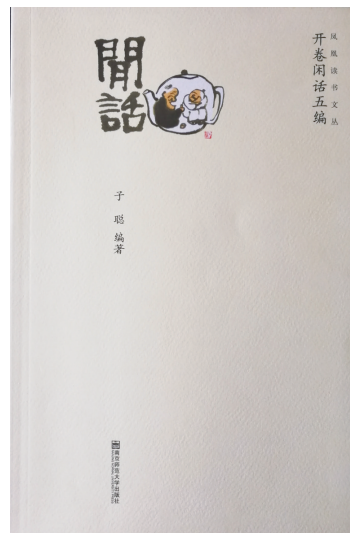
我更为健康与睿智的心态，这对我，也是一个鼓励”(李文俊语)；“其中包含着多少干货，君可知否”(屠岸语)；“纵观江湖之大，了解士林动态”(顾农语)。

《附录一》记录了2008年6月29日下午，于南京举行的《凤凰台上》《我的开卷》两书首发暨《开卷》百期座谈会的发言纪要，《附录二》则记录了当年7月份北京座谈会的内容，读两篇附录，仿佛听许多前辈、友人在谈话。南京大学刘俊教授说《开卷》提供的空间，可以“发散我们的趣味，舒展我们的心灵”；董宁文先生说《开卷》并不是凤凰台饭店或者南京的刊物，是“很多喜欢读书的人自己的一个后花园”——清晰的答案，在书中飘着。补说一句，《凤凰台上》《我的开卷》两书长度超过A4纸，后来获评2008年度“中国最美的书”称号。

爱读杨绛作品的读者，可能也会喜欢丛书中的《读书生活散札》(赵萝蕤)；《谷林书

简》此前曾写小文略作介绍；朱健先生著《野坡散记》中的“野坡”好比“东坡”，为作者居住所在地名，书中第一篇文章中见到除了言论、信仰、免于匮乏及恐惧的自由，晏阳初先生还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。2009年8月，将满90岁的吕剑先生希望《吕剑诗文别集》能“为同路人认可，并提供一点微薄的借鉴”。

打开《秋禾行旅记》，同样能找到书吸引人的答案所在。徐雁父亲徐根培先生(余垠)在序言中特别请读者留意，作者徐雁每到一处，总能发现并录到几副好楹联，“当然其他特点还有，认真读了的读者会有各自感兴趣的发现”。没错，在此分享第4页一段文字：惜时、惜缘、惜福，应成为人生的主体智略。而“智商、情商、胆商”、“知识、学识、见识”，则应成为人生发展的两翼，而这一切，都离不开“阅读”——是“阅读”，让人插上理想的翅膀，将人生空间拓展。



《开卷闲话五编》

子聪编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09年8月1版1印，定价26元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
校对 小伟